

佛教語言學與語言發展結合的新嘗試—— 以「阿彌陀佛」為例

胡欣宜

佛光大學佛教系博士班

摘要

本文嘗試結合傳統的佛教語音學與音韻學上新的研究方法——語言發展。語言不再被認為只是擁有單線的發展，而是多線並行。在語言史上可以看到許多的古代語言雖然已經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但是其語言的特殊現象卻會留存下來，無論在零星的文獻當中或是在當代相關的方言當中，都可以略窺一二。

在之前遇到傳統的梵漢對讀單一方法很難說明一些語音的轉移現象時，很容易就會把它歸類為宗教影響。今嘗試使用新的語言發展的觀點來輔佐以重新探討，希望同時結合傳統的梵漢對讀方法與新的語言發展路徑，以嘗試解析此語言變化的現象。期望用語言發展的新概念能給予傳統的佛教語音學不同的研究角度。

關鍵詞：佛教語言學、語言發展、語言比較、音譯、完形心理學

The Study of Buddhist Language Research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Language Evolution: Using “*Amitābha*” as an Example

Lucy Hu

PhD. Student in Buddhist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conduct a study of Buddhist language research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language evolution. Language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as having one liner development. Instead, it is regarded as a system of multiple and complicated evolution. In the language history, one can see that although many ancient languages have disappeared, yet some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can be found in some ancient texts, or even in some nowadays related dialects.

In the past, when one cannot explain some language phenomena with the traditional Buddhist language research method, it can be easily attributed to the influence from the accent of the important religious leaders. But this is verily unlikely.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not only to adopt the traditional Buddhist language research method, but also to take the new perspective regarding the language evolution into consideration.

Further studies involving this method are needed in order to extend the platform of the Buddhist language research.



Keywords: Buddhist language, Language evolution, Language comparison, Transliteration, Gestalttheorie

目 次

-
- 一、前言
 - 二、傳統的佛教語音學可能不足之處
 - 三、音韻學上新的研究方法——語言發展可能提供的輔佐
 - (一) 佛教文獻資料《一切經音義》
 - (二) 漢語方言的語言比較法
 - (三) 中古音「一等」和「二等」之別
 - (四) 上古音「陽部」的擬音
 - (五) 完形心理學
 - 四、結論
-

一、前言

語言學的研究隨著時代演變而日新月異，無論是研究路徑和研究材料都有著新的發展，尤其是對於語言本身特性的重新省思就足以影響到學者們對於語言學研究的態度。之前對於語言發展的認定很容易就會被局限於固定的認知，亦即它的發展是走一種垂直的、從古到今的、單一的路線。

然而，這種認定漸漸被打破，語言不再被認為只是擁有單一線路的發展，而是多線並行。於是這樣一來，語言學的研究也就受到這種截然不同觀念的影響，有著不同的啟發。佛教語言學既然也是牽涉到語言的研究領域，本文嘗試著利用這種語言發展的新觀點而解決佛教語音學的某些不明之處。

二、傳統的佛教語音學可能不足之處

傳統佛教語音學有時候無法解決某些梵漢對音無法對上的問題，舉一不明之處，如淨土宗重要的念佛法門，即念誦「阿彌陀佛」，不只對於淨土宗信眾，更對很多佛教徒而言是很重要的修行方法，更已成為近代在台灣大多數佛教徒日常生活中所常見的打招呼方式。但仔細一聽，對於「阿彌陀佛」的讀法卻各有不同。在宗教道場或是田野調查對於「阿彌陀佛」的「阿」字在國語的讀法討論或許所在多有，然而並未有統一的結論，「阿」字在此例當中於國語有讀[a]者，有讀[o]者，有讀[x]者¹，例如筆者曾在法鼓山所舉辦的法會中拿到分發的《佛說阿彌陀佛

¹ 此篇文章之音標皆為國際音標。

經》的注音版中唱誦本，其中，凡是出現「阿彌陀佛」的地方，「阿」字的注音不是注為Y，而是注為ㄉ。但是其他不是出現「阿彌陀佛」的地方，如「阿羅漢」等等，「阿」字的注音又回復注為Y。是否像「般若」在國語的念法到底為何而引起爭議一樣？「阿彌陀佛」一詞是由印度語言傳入並音譯而成，為無量光、無量壽之義。姑且不論是何種印度語言之音譯²，按照印度語言之對讀，犍陀羅語為amida³，梵語為amita、amitābha⁴，佛教混合梵語為amitābha⁵，「阿」字讀法皆為[a]。果若如此，有讀[o]者，有讀[x]者是從何而來？同一經本的「阿」字出現二組注音方法又是為何？此現象卻在學術方面甚少探討。

如果對於語言發展還停留在舊有的思維，很容易就因為無法解決此種問題，就簡單地把它歸類為宗教影響。例如當代具有影響力的高僧大德帶領下，信眾跟隨之。目前台灣有多位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高僧大德，如佛光山的星雲大師、法鼓山的聖嚴法師、宣化上人以及廣欽老和尚。星雲大師為江蘇揚州人⁶，揚州

² 「阿彌陀佛」之「阿」字為上古音「歌部」、中古音「果攝歌韻一等開口」，「彌」字屬於上古音「脂部」、中古音「明母止攝支韻三等開口」，「陀」字屬於上古音「歌部」、中古音「定母果攝歌部一等開口」。由犍陀羅語為amida，梵語為amita、amitābha，佛教混合梵語為amitābha來看，「陀」字的聲母為濁聲母「定母」[d]，因此其音譯來源應似犍陀羅語之類的印度地方俗語，而非梵語。

³ Stefan Baums and Andrew Glass, *A Dictionary of Gāndhārī*. <https://gandhari.org/Amidabudhi>, 瀏覽日期：2020/11/15。

⁴ Monier-Williams, Monier,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al Press, 1995, p. 81.

⁵ Edgerton, Frankli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Dictionary*,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53, p. 63.

⁶ 星雲大師專網：<http://www.masterhsingyun.org/biography/biography.jsp>，瀏覽日期：2020/11/15。

話被歸入江淮官話的洪巢片⁷，「阿」字讀法為[o]，而他在演講的時候念[o]，但在正式念佛時念[a]。聖嚴法師為江蘇南通人⁸，南通話被歸入江淮方言的通泰片⁹，「阿」字讀法為[o]音，而他講話時念[o]，但正式念佛時讀[a]。¹⁰ 宣化上人是吉林省雙城縣人¹¹，屬東北官話，但他正式念佛時「阿」字讀法為[ɤ]音。廣欽老和尚是福建泉州惠安縣人¹²，閩南語惠安方言的「阿」字讀法為[a]音¹³，但他正式念佛時「阿」字讀法為[o]。這樣看來，這些大師本身「阿」字讀法並未全然與他們生長當地的方言讀法一致，而他們的讀法是否也因此影響信眾的讀法很難作為定論。那麼人類的口音的影響力何來？段勝峰、吳文即在〈生物語言學視野中「兒童語言習得關鍵期」推析〉一文中提出理論，闡明人類大腦中語言組織區有語言學習神經元細胞，過了兒童語言學習關鍵期即隨之減少，並引述Peter Huttenlocher的研究指明可能減少到剩60%。¹⁴ 當代學者於語言接觸提出了廣泛的研究，包括了語

⁷ 王世華、黃繼林、李榮，《揚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16。

⁸ 法鼓山聖嚴法師數位典藏：<http://www.shengyen.org/history.php>，瀏覽日期：2020/11/15。

⁹ 江蘇省公安廳，《江蘇方言總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頁1。

¹⁰ 陳信璋，《南通方言音韻研究》（新竹：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頁19-20。張璐，《南通話音韻研究》（蘇州：蘇州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1年），頁1-2。

¹¹ 金聖寺宣化上人簡傳：<http://www.drbagsm.org/zh/mentor-biographical.php>，瀏覽日期：2020/11/15。

¹² 承天禪寺廣欽和尚生平簡介：https://www.ctbm.org.tw/article_detail/6.htm，瀏覽日期：2020/11/15。

¹³ 陳曼君，《惠安方言動詞謂語句研究》（廣州：暨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論文，2005年），頁107。

¹⁴ 段勝峰、吳文，〈生物語言學視野中「兒童語言習得關鍵期」推析〉，《外語學刊》2014年第6期（總第481期），頁125。

法、語詞、語音等等。¹⁵ 但是這些都指向了民族或地區之間長期接觸之下的影響，在人和人之間短期發生的案例則較少有定論。

三、音韻學上新的研究方法——語言發展可能提供的輔佐

今從語言發展的角度來看，此種音讀之轉移也就是張光宇在〈論條件音變〉裡所指出，「相同的語音事件在人類語言史上重複上演，西方的復見於東方，前代的復見於後代，解釋起來亦同理共貫」。¹⁶ 既然人有共同的發音器官，古今中外語音的變化應有某些規則可循，如果能夠稍微理出此規則，則對於語言發展更能有所把握。

本文針對「阿彌陀佛」案例予以討論。首先筆者將探討「阿」字讀法從上古到中古的衍變為何。在音韻學史中，上古音主要指的是周、秦、漢的時期的音韻，而中古音則主要是指魏晉南北朝、隋、唐、宋的時期的音韻。¹⁷ 從明末清初開始，顧炎武等多位學者將先秦資料如《詩經》等整理，而形成系統化的上古音韻研究。¹⁸

¹⁵ 陳保亞，〈從語言接觸看歷史比較語言學〉，《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頁30-34。戴慶廈、羅自群，〈語言接觸研究必須處理好的幾個問題〉，《語言研究》第26卷第4期（2006年12月），頁1-7。彭嫵，〈語言接觸研究述評〉，《新疆大學學報》第35卷第2期（2007年3月），頁140-143。李如龍，〈論語言接觸的類型、方式和過程〉，《青海民族研究》第24卷第4期（2013年10月），頁163-166。

¹⁶ 張光宇，〈論條件音變〉，《清華學報》第30卷第4期（2000年12月），頁428。

¹⁷ 簡啟賢，《音韻學教程》（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頁54。

¹⁸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台北：文史哲，1996年），頁241。

當代音韻學大家對於上古音的韻母部分多有共論，但對於如何擬音則爭論大矣，包括擬複聲母到底有沒有必要性¹⁹、元音到底應擬多少個（三元音、四元音、五元音、六元音）²⁰、陰聲到底應擬有韻尾[g]、[d]、[b]²¹或者應擬無韻尾、上古音是否也如中古音一樣分為四等、上古有沒有介音²²等等。其中主要學者有李方桂、王力、董同龢、白一平沙加爾（Baxter-Sagart）系統等等。

學者將「阿彌陀佛」的「阿」字在上古音的時期列入「歌部」。大部分學者將上古「歌部」擬音為[a]。²³因此「阿」字擬音為[a]。²⁴

中古音的分類上則將「阿」字列為「果攝歌韻一等開口」。關於中古音的擬構各家大體上有所共識。中古音依照不同的韻母而分為十六種，是為「十六攝」，即「通攝」[oŋ]、「江攝」[ɔŋ]、「止攝」[i]、「遇攝」[o]、「蟹攝」[ai]、「臻攝」[en]、「山

¹⁹ 潘悟雲，〈中古漢語擦音的上古來源〉，《溫州師範學院學報》1990年第4期，頁1-9。

²⁰ 馮蒸，〈高本漢、董同龢、王力、李方桂擬測漢語中古和上古元音系統方法管窺：元音類型說——歷史語言學札記之一〉，《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頁73-82。

²¹ 丁邦新，〈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0卷第4期（1979年12月），頁725。

²²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版），頁170-171。

²³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和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共同開發之「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歌：上古音[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kaiOrder=3504>，瀏覽日期：2020/11/15。

²⁴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和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共同開發之「漢字古今音資料庫」，阿：上古音[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kaiOrder=1097>，瀏覽日期：2020/11/15。

攝」[an]、「效攝」[au]、「果攝」[o]、「假攝」[a]、「宕攝」[aŋ]、「梗攝」[eŋ]、「曾攝」[əŋ]、「流攝」[eu]、「深攝」[em]、「咸攝」[am]。十六攝之下又有不同的韻目。「開口」表示無「合口」介音[u]。「一等」雖然和「二等」有何分別有所爭議，但與「三等」有介音[i]或是[j]或是[r]不一樣，表示「一等」沒有介音[i]或是[j]或是[r]，而「歌」字則是此韻的代表字，大部分學者將「阿」字擬音為[a]。²⁵

如果只是很單純地就「阿」字的語音材料來判斷，是否可以很篤定地說，「阿彌陀佛」的「阿」字讀為[a]，無可否認呢？因此，以下將就佛教文獻資料現有材料《一切經音義》、漢語方言的語言比較法、中古音「一等」和「二等」之別以及上古音「陽部」的擬音四點來探討，最後再使用完形心理學的研究來加以補充。

(一) 佛教文獻資料《一切經音義》

在佛教文獻材料中，《一切經音義》含有珍貴的佛教漢語史的記錄，包括詞彙、字義、音韻等多方面。因「阿彌陀佛」中恰巧「阿」字和「陀」字在上古音同屬「歌部」，中古音同屬「歌韻」，差別為「陀」字屬於「定母果攝歌韻一等開口」，擬音為[da]。²⁶ 翻檢現有文獻有助於得知古德對於「歌部」以及「歌韻」的音譯所採取的態度。

²⁵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和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共同開發之「漢字古今音資料庫」，阿：中古音[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guayin?kaiOrder=1097>，瀏覽日期：2020/11/15。

²⁶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和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共同開發之「漢字古今音資料庫」，陀：中古音「定母果攝歌韻開口一等」[d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guayin?kaiOrder=1096>，瀏覽日期：2020/11/15。

今先將「阿」字於《一切經音義》中查檢，關於音韻的有以下重要數筆：

表一、「阿」字於《一切經音義》中有關音韻之條目

<p>《一切經音義》卷2：「呵（『呼』『阿』反。准數處梵本竝無此『呵』字）。」²⁷</p>	<p>以「阿」字作為「呵」的反切下字。</p>
<p>《一切經音義》卷5：「呵嘖（上：『呼』『阿』反。下：音『責』）。」²⁸</p>	<p>以「阿」字作為「呵」的反切下字。</p>
<p>《一切經音義》卷7：「訶責（『虎』『珂』反。《考聲》云：『訶[謹-王+土]也。音毀怒也。』《集訓》云：『訶責也。』《韻英》云：『叱怒也。經作「阿」，亦通。』下：『莊』『革』反。《說文》：『責求也。從「貝」，從「束」，音「刺」省聲也。』《說文》作『責』，古字也）。」²⁹</p>	<p>以「阿」字作為「訶」的通假。</p>
<p>《一切經音義》卷11：「甄叔迦樹（上：『經』『延』反。下：『薑』『佉』反。梵語不求字義，西國花樹名也。此方無此樹。《大唐西域記》云：『印度多有甄叔迦樹，其花赤色，形如人手。』一說云亦名『阿叔迦』，亦名『無憂樹』，其花亦赤色，此說正也）。」³⁰</p>	<p>陳秀蘭於〈甄叔迦與阿叔迦〉一文中指出，甄叔迦與阿叔迦實為二種不同之植物，故此為釋義有誤。³¹</p>

²⁷ 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2，《大正藏》冊54，頁319中。

²⁸ 《大正藏》冊54，頁339中。

²⁹ 《大正藏》冊54，頁346上。

³⁰ 《大正藏》冊54，頁371中。

³¹ 陳秀蘭，〈甄叔迦與阿叔迦〉，《中國俗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總第15輯），

<p>《一切經音義》卷13：「呵噉（『呼』反。或作『訶』。《周禮》曰：『不敬者，呵而罰之。』古文從『止』，作『𠵽』。下：『呼』『遏』反。經文作『喝』，非也。喝，音『烏』『介』反。《廣蒼》云：『噉，亦訶也。』《廣雅》：『怒也。』《說文》：『大聲而怒也。從「口」，「歌」聲也。』。」³²</p>	<p>以「阿」字作為「呵」的反切下字。</p>
<p>《一切經音義》卷20：「西阿（『於』反。《韓詩》云：『曲京曰「阿」，謂山曲隈處也。』。）」³³</p>	<p>以「何」字作為「阿」的反切下字。</p>
<p>《一切經音義》卷22：「阿彌陀佛（正云：『阿弭陀婆耶』。此云無量壽佛）。」³⁴</p>	<p>慧琳以為，前音譯之「阿彌陀佛」並未符合唐代梵音的讀法，故主張應重新音譯為「阿弭陀婆耶」。 「阿」與「婆」無異。但「彌」字與「弭」字在中古音同屬止攝三等開口，不同的只是「彌」為平聲，即今國語四聲中之一聲或二聲，而「弭」字為上聲，即今國語四聲中之三聲。另，「耶」字疑為梵語語法上語尾帶有性數格變化之音譯。</p>

頁171-178。

³² 《大正藏》冊54，頁384下。

³³ 《大正藏》冊54，頁432下。

³⁴ 《大正藏》冊54，頁447中。

<p>《一切經音義》卷52：「般嗟（古文『[蓋-止]同[夕/鹿]』『阿』反。梵言也。）」³⁵</p>	<p>以「阿」字作為「嗟」的反切下字。 嗟：上古音「歌部」 中古音「假攝麻韻三等」 [ja]³⁶ 國語[ie]</p>
---	--

因此，單單就上述資料來看，「阿」字並無有[o]的讀法。

再來，將「陀」字於《一切經音義》中查檢，關於音韻的其中重要一筆則是，《一切經音義》中的「杜多（梵語也。古曰：『頭陀』，十二種苦行具如本經所說也。）」³⁷ 慧琳指出，古曰「陀」字，而今曰「多」字。「陀」字和「多」字在上古音同屬「歌部」，而在中古音則同屬「果攝歌韻一等開口」。主要的差別在於「陀」字的聲母為全濁聲母[d]，而「多」字的聲母為全清聲母[t]。因此，以「陀」字的聲母為全濁聲母[d]，是近於犍陀羅語amida，而不是梵語amita、amitābha，由此，證實「陀」字音譯來源應似犍陀羅語之類的印度地方俗語，而非梵語。而從此資料來看，「陀」字也沒有[o]的讀法。

「阿」字和「陀」字同是「歌部」、「歌韻」，「阿」字在目前國語仍然讀為[a]，但「陀」字卻在目前國語已變成[t^huo]。是否人類的發音器官使得有些字由[a]朝著[o]單一路線進行，才導致道場裡對於「阿」字的發音也隨著往[o]邁進呢？要能夠解釋

³⁵ 《大正藏》冊54，頁653下。

³⁶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和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共同開發之「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嗟：上古音「歌部」：<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kaiOrder=2945>；中古音「假攝麻韻三等」[j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guyin?kaiOrder=2945>，瀏覽日期：2020/11/15。

³⁷ 《大正藏》冊54，頁319下。

這種現象不能不把語言發展以及語言比較納入考量。

(二) 漢語方言的語言比較法

但現代音韻學研究已經不再滿足於將語音學材料限於漢藏梵語比對，雖然當今顯學之白一平沙加爾（Baxter - Sagart）系統並未把漢語方言比較納入研究體系當中，但是因為單純用漢藏梵語比對的方式已經無法再多方面解釋許多漢語方言內部演變問題。Ohala亦說過，整合音系學家認為共同性是開啟過去和現在的一把鑰匙。因此中西的一致傾向是共同性，漢語內的一致傾向也是共同性。³⁸ 如重要學者張光宇等已把閩語、客語、贛語等各地漢語方言的語言比較調查採為重要的音韻學研究方法，不但如此，各方言的文白異讀以及一字二讀或三讀等更是新的研究途徑，如張光宇在〈論漢語方言的層次分析〉中指出：「現代漢語方言的文白異讀是一個地理分布很廣、含蘊相當豐富的漢語史現象。就地理分布說，文白異讀在華北地區以山西方言的蘊藏比較豐富；在華南地區則以閩南方言的現象最為複雜。……其他方言像吳語、粵語、湘語、贛語和客家話也都有多寡不一的文白異讀現象；……現代的方言都是歷史的產物；現代漢語方言存留的文白異讀現象都是長期歷史發展、演變的沈澱物或子遺。」³⁹ 因此毫無疑問將語言發展的特質以及各方言的文白異讀納入考量已經成為全新的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³⁸ Ohala, John, "The phonetics of sound chang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edited by Charles Jon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237-278.

³⁹ 張光宇，〈論漢語方言的層次分析〉，《語言學論叢》2006年第1期（總第33輯），頁124-125。

先舉閩南語為例，「阿」字在閩南區泉漳片大致讀為[a]或[o]；先前已說過「阿」字在上古為「歌部」，中古為「果攝歌韻一等開口」，而「歌」字本身在閩南區泉漳片大致白讀為[kua]、文讀為[ko]⁴⁰。另外，客語則「阿」字在客語粵台片大致讀為[a]或[o]；而「歌」字本身在客語粵台片大致讀為[ko]。於是至少就有2種方言出現[o]的讀法。因為從上古音到中古音到現代音，「阿」字在方言中讀法多變，所以無法解釋怎麼會如此地恰巧，在當今很多道場以及在閩南語、客語當中，「阿」字偏偏都出現[o]的讀法。因此如同梅耶在《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所指出的：「比較研究是語言學家用來建立語言史唯一有效的工具。」⁴¹以及「歷代文獻雖然能提供語言在前後各個時代的狀況，可是我們在文獻上卻找不到語言的連續性。」⁴²某些語言發展看似斷層，其實背後是有其原因的，而非突然而至，而原因所在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課題。

以「歌」字在閩南區泉漳片大致白讀為[kua]而言，如果從上古音起，「歌」字都讀為[ka]，而且在中古音被列入為「一等開口」，姑且不論是否像很多學者主張上古音應該如同中古音一樣分為四等，那麼至少在上古維持無「合口」介音[u]是確定的，果若如此，語音的演變從[a]成為[ua]並不符合語音變化的原則，除非有另外不同的語音發展途徑，不然就是有特定條件音變的形成，否則無法解釋又是「開口」又是「合口」的語音現象。

⁴⁰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和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共同開發之「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歌：閩語泉漳片白讀[kua]、文讀[k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minyu?kaiOrder=3504>，瀏覽日期：2020/11/15。

⁴¹ 梅耶著，岑麒祥譯，《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頁11。

⁴² 梅耶著，岑麒祥譯1992，頁10。

那麼假設不把上古音的「阿」字的讀法擬為[a]，而有不同的擬音呢？如果要研究上古音的「阿」字的擬音如何才能合理，只能從最接近它的年代中古音的擬音往前推衍。既然中古音年代距離我們較近，材料也更多，應該可以協助我們釐清一些語音演變的觀念。

(三) 中古音「一等」和「二等」之別

從中古音「一等」和「二等」的劃分亦可以窺見「歌韻」的演變之路。五代時期開始的《等韻圖》首次提出把字分成「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的劃分，但是劃分的標準並未詳明，因此引出後代學者們討論而有很大的紛歧。只有清朝江永在《音學辨微》中曾經說過：「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⁴³ 然而他對於所謂的「洪大」、「次大」、「皆細」、「尤細」這種抽象的衡量標準並沒有給予具體的答案，因此學者們對於中古音「一等」和「二等」的差別至今在學術上仍然無有定論。高本漢在《中國音韻學研究》中假設「一等」是深[a]，「二等」是淺[a]。⁴⁴ 董同龢在《漢語音韻學》中有類似的假設，即「一等」為後[a]，「二等」為前[a]。⁴⁵ 潘悟雲在〈漢語中古音〉中則主張四等是以四種元音作為區分的標準，即「四等」是[e]，「三等」是[i]，「二等」是[u]，「一等」是其他元音。⁴⁶ 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中假設「一等」是[a]，「二等」有[r]介音。⁴⁷

⁴³ 清·江永，《音學辨微》（成都：嚴氏敦睦堂刊本，1923年），頁16。

⁴⁴ 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455。

⁴⁵ 董同龢1996，頁162。

⁴⁶ 潘悟雲，〈漢語中古音〉，《語言研究》2013年第2期，頁1-7。

⁴⁷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22。

目前國語的「一等」和「二等」大多已無法區別，都念成[a]。陳秀琪在〈從客家話看古漢語的元音系統〉一文中指出，以客家話的「一等」、「二等」為對照，可以看出「一等」和「二等」很明顯的對立，亦即「一等」為[o]，「二等」為[a]的區別。⁴⁸

為了清楚顯示客家話的「一等」、「二等」對照之韻母部分，筆者將「一等歌部」和「二等麻部」整理列表如下。

表二、客家話的「一等」、「二等」對照之韻母部分

一 等	二 等
歌：上古「歌部」*[?] 中古「果攝歌韻一等」[a] 閩南語白讀[ua] 閩南語文讀[o] 客語[o] 江淮官話[o] 國語[ɤ]	麻：上古「歌部」*[?] 中古「假攝麻韻二等」[a] 閩南語白讀[ua] 閩南語文讀[a] 客語[a] 江淮官話[a] 國語[a]
阿：上古「歌部」*[?] 中古「果攝歌韻一等」[a] 閩南語白讀[a] 閩南語文讀[o] 客語[o] 江淮官話[o] 國語[a]	

⁴⁸ 陳秀琪，〈從客家話看古漢語的元音系統〉，「第廿四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高雄：中山大學，2006年10月27-28日），頁6。

陀：上古「歌部」*[?] 中古「果攝歌韻一等」[a] 閩南語[o] 客語[o] 江淮官話[o] ⁴⁹ 國語[uo]	
---	--

在此表格中，先把上古的「歌部」擬音打問號以表存疑。可以看到「歌韻一等」字在中古的音為[a]，而客語以及江淮官話很整齊地讀為[o]。「二等」字則無論是中古音、客語、江淮官話、

⁴⁹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和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共同開發之「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歌：上古「歌部」：<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kaiOrder=3504>；中古「果攝歌韻一等」[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guyin?kaiOrder=3504>；閩南語白讀[ua]、閩南語文讀[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minyu?kaiOrder=3504>；客語[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keyu?kaiOrder=3504>；江淮官話[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guanhua?kaiOrder=3504>。麻：上古「歌部」：<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kaiOrder=2452>；中古「假攝麻韻二等」[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guyin?kaiOrder=2452>；閩南語白讀[ua]、閩南語文讀[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minyu?kaiOrder=2452>；客語[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keyu?kaiOrder=2452>；江淮官話[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guanhua?kaiOrder=2452>。阿：上古「歌部」：<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kaiOrder=1097>；中古「果攝歌韻一等」[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guyin?kaiOrder=1097>；閩南語白讀[a]、閩南語文讀[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minyu?kaiOrder=1097>；客語[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keyu?kaiOrder=1097>；江淮官話[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guanhua?kaiOrder=1097>。陀：上古「歌部」：<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kaiOrder=1096>；中古「果攝歌韻一等」[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guyin?kaiOrder=1096>；閩南語[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minyu?kaiOrder=1096>；客語[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keyu?kaiOrder=1096>；江淮官話[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guanhua?kaiOrder=1096>，瀏覽日期：2020/11/15。

國語皆讀為[a]。而回到之前的假設，即假設不把上古音的「阿」字的讀法擬為[a]，則暫擬為[o]，則可以假設[o]為較古老的讀法，而[a]反而是較新的讀法。⁵⁰ 照此理論把上述表格重新規整如下。

表三、客家話的「一等」、「二等」對照之韻母部分重新規整

一 等	二 等
<p>歌：上古「歌部」*[o] ↓ 閩南語文讀[o] 客語[o] 江淮官話[o] ↓ 閩南語白讀[uo] ↓ 閩南語白讀[ua]； 中古「果攝歌韻一等」[a] ----- 國語[ɣ]</p>	<p>麻：上古「歌部」*[o] ↓ 中古「假攝麻韻二等」[a] 閩南語文讀[a] 客語[a] 江淮官話[a] 國語[a] 閩南語白讀[ua]</p>
<p>阿：上古「歌部」*[o] ↓ 閩南語文讀[o] 客語[o] 江淮官話[o] ↓ 中古「果攝歌韻一等」[a]</p>	

⁵⁰ 陳秀琪2006，頁6。

一 等	二 等
閩南語白讀[a] 國語[a]	
陀：上古「歌部」*[o] ↓ 閩南語[o] 客語[o] 江淮官話[o] ↓ 國語[uo]； 中古「果攝歌韻一等」[a]	

從規整後的表格很清楚地看到，這些字的語音演變很規則地從[o]朝向[a]前進。

潘悟雲在〈音變規則是區分內源性層次的主要標準〉一文中指出：

北京的歌韻字，現代讀 /o/，在舌根音後面非圓唇化為ɤ，在舌齒音後面產生出一個滑音u：o>uo。我們把它們叫作o類音。但是有幾個詞頻很高的歌韻字，卻讀入麻韻a，如“大、他、那”。這些詞是核心詞，使用頻率非常高，成為音變中的強式。北京方言的歌韻字發生後高化音變：a（中古）>ɔ>o，上面這幾個字仍然保留原來a類的讀音，出現了詞彙擴散，混到麻韻中去了。⁵¹

⁵¹ 潘悟雲，〈音變規則是區分內源性層次的主要標準〉，何大安、張洪年、潘悟雲、吳福祥編，《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

潘悟雲並且列出表格闡明，北京「歌韻a類音」屬於基本詞，而且是唐代音。北京「歌韻o類音」屬於通用詞，是唐以後產生。⁵²更主張：「我們也可以認為北京歌韻字中讀a的音是北京原有的層次，o類音借自汴洛一帶的讀音。」⁵³由此可知，潘悟雲主張[a]為較早期的語音讀法，而[o]反而是較晚期的讀法，甚至晚至唐以後，並且是受地緣關係而產生語音的變化，這樣似與前述「一等」、「二等」客語[o]、[a]對立而可能形成的語音演變途徑有所相違。

因此，必須從此路徑大略說明上古音、中古音以及方言文白讀之間的可能演變關係。從上述表格可以看出，「歌韻一等」較為古老的讀法為[o]，包括閩南語文讀層以及客語。而[a]則是較為新的讀法，包括中古、閩南語白讀以及國語。由上可知，並不是閩南語以及客語就是較新較年輕的讀法，方言也有存古的部分，甚至於比演變成中古音的那一支更為古老。因此，如同張光宇在〈漢語語音史中的雙線發展〉中指出之重要概念，語音的演變並不是如同高本漢所說的，每種方言都是一致地經由上古音而後中古音而來。相反地，語言地演變是從最古到今不斷地流動，而剛巧上古音的文獻記載、中古音的文獻記載以及各地方言都從這股不斷地流動的河流各分支中截取一點下來而已，所以不能說所截取的某一點的發展必定早於或晚於某一點的發展。⁵⁴至於「歌」字國語[ɣ]讀法的產生與演變的先後順

院語言學研究所，2006年8月），頁934-935。

⁵² 潘悟雲2006，頁934-935。

⁵³ 潘悟雲2006，頁934-935。

⁵⁴ 張光宇，〈漢語語音史中的雙線發展〉，《中國語文》（2004年第6期）（總第303期），頁545-557。

序，竺家寧在《聲韻學——聲韻之旅》中有非常詳細地分析。⁵⁵

「陀」字的語言變化則較複雜，可以看出由較保守的讀法[o]演變的路徑有二條，一條是如同前述一樣走到[a]。另一條演變的路徑則是如同張光宇的〈論漢語方言的層次分析〉所指出：「從這兩個形式出發，廈門方言白讀的演變過程大體是： $\hat{a} \rightarrow o \rightarrow uo \rightarrow ua$ ， $\hat{ai} \rightarrow (\hat{ai}) \rightarrow oi \rightarrow ua$ 。……這些例子說明：白讀走過的道路為文讀所依循；在同一條道路上白讀早已遠離了出發點，而文讀步履比較緩慢。當然也有相反的情況。」⁵⁶文中所指的語音演變路徑是由[o]開始，因為圓唇的緣故，先增生了[u]出來，因而變成為[uo]，再由於發音位置從口腔後方往前方移動，而成為[ua]。既然語言的發展有著共同的法則，那麼[o]→[uo]也可以同樣地解釋在「陀」字的語言變化中，有一條演變的路徑是從[o]走到[uo]，同樣都是較新的讀法。結果，同是上古音「歌部」來源的字，「阿」字在國語讀為[x]，「陀」字在國語卻讀為[uo]。

但是從「麻韻二等」這部分來看，則除了上古音以外，各種讀法較為一致，無太大的變化。

為了要更加了解「歌部」字的語音發展，需要查看和它發展相似的其他古韻部。清朝孔廣森提出了「陰陽對轉」的觀念⁵⁷，可以助我們找到和「歌部」發展相同的古韻部。「陰陽對轉」是「沒有鼻音韻尾的字（陰聲）和有鼻音韻尾的字（陽聲）互相

⁵⁵ 竺家寧，《聲韻學——聲韻之旅》（台北：五南，2015年），頁244。

⁵⁶ 張光宇2006，頁154。

⁵⁷ 王力，《漢語語音史》，《王力文集》第10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年），頁44。

轉化」⁵⁸，因此「凡陽聲字與陰聲入聲字『對轉』的，也是因為元音同類而韻尾的部位也相同」⁵⁹。在上古音「元部」和「歌部」可以「陰陽對轉」，表示上古音這二部的元音演變勢必有著平行的發展。以元代的《中原音韻》的數個韻目為例，應可更明顯地看出「一等」以及「二等」之間的發展變化要素何在。

元代的《中原音韻》為二個韻母一組，亦即「東鍾韻」、「江陽韻」、「支思韻」、「齊微韻」、「魚模韻」、「皆來韻」、「真文韻」、「寒山韻」、「桓歡韻」、「先天韻」、「蕭豪韻」、「歌戈韻」、「家麻韻」、「車遮韻」、「庚青韻」、「尤侯韻」、「侵尋韻」、「監咸韻」、「廉纖韻」，代表的是中古音系之後的音韻發展。其中從上古音到元代音變化最明顯的是「寒山韻」、「桓歡韻」，因此以下舉「寒山韻」為例，來說明「一等」、「二等」之間的發展變化。

表四、客家話的「一等」、「二等」對照之韻母部分

一 等	二 等
寒：上古「元部」*[?]	山：上古「元部」*[?]
客語[on]	↓
↓	閩南語白讀[uan]
閩南語白讀[uan]	↓
↓	中古「山攝山韻二等開口」
中古「山攝寒韻一等開口」	[an]
[an]	閩南語文讀[an]
閩南語文讀[an]	客語[an]
國語[an]	國語[an]

⁵⁸ 王力1987，頁683。

⁵⁹ 董同龢1996，頁270。

一 等	二 等
桓：上古「元部」*[?] 客語[on] ↓ 中古「山攝桓韻一等合口」 [uan] 閩南語白讀[uan] 國語[uan]	
歡：上古「元部」*[?] 客語[on] ↓ 中古「山攝桓韻一等合口」 [uan] 閩南語白讀[uan] 國語[uan] ↓ 閩南語文讀[an]	

從上表可看出，如同張光宇於《漢語語音發展史：歷史語言學的理論與實踐》數次指出的觀點，在國語以及閩南語已經完全看不出來「一等和「二等」的差別，但是在客語卻很完美地呈現了「一等」和「二等」是[o]和[a]對立的狀況。可以推知，在客語之前的上古音「元部」應該有極大的可能性擬構為[o]或者是[o]再往前推測發展的音。而《中原音韻》把「寒山韻」和「桓歡韻」同放一組，表示在那個時期「寒山韻」已經從[on]往口腔前面移動，而變成[an]，才會完全看不出來「一等」和「二等」的區分所在。

但是這只能確立「歌韻一等」以及「山韻」的較古老的讀法是[o]，並不能夠篤定地說，上古音的「歌部」以及「元部」的擬音絕對是[o]，因為[o]再往更古老的讀法推測可能還有更早的發展。

除了上古音「歌部」和「元部」字的語音發展平行以外，是否還有其他古韻部和「歌部」的元音相同，而可以列為參考對象呢？把古韻部的擬音一一查驗，有牽涉到元音是[a]或[o]爭論的另一個古韻部是「陽部」。如果「陽部」擬音是[an]便罷，如果「陽部」的擬音為[on]，則會產生上古「歌部」和「陽部」重複擬[o]的現象。因此則必須更進一步探討上古音「陽部」的擬音如何才合理。

(四) 上古音「陽部」的擬音

大部分的學者將上古音「陽部」擬音為[an]。⁶⁰ 假設同為上古音的「陽部」，怎麼會有的字流入中古音的「宕攝陽韻」，有的字流入中古音的「梗攝庚韻」呢？其中必然有語音流變。

林智凱曾在〈中古漢語重紐、輕唇與普通三等三者交互關係〉指出：

庚三韻系的音值在中古為前元音，再考慮其內部情形，庚三韻變化條件似乎與上古的複聲母相關，舉例來說，京與涼二字在上古兩者皆屬於陽部三等

⁶⁰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和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共同開發之「漢字古今音資料庫」，陽部：上古音[an]：<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kaiOrder=2896>，瀏覽日期：2020/11/15。

字，但京字中古轉入庚三韻，但涼字中古變為陽韻。京與涼二字屬於諧聲關係，所以構擬上京涼二字分別為京 *kjian (李方桂 1971)/*krjan (白一平 1992)，涼 *ljan (李方桂 1971)/*g-rjan (白一平 1992)。按照理各家構擬，京字的上古音應是 *krjan，而其也符合重紐的介音-tj-條件，那麼京字在中古就應該是重紐，但實際上傳統並不認為庚三韻系是重紐。衝突來自兩方面，就歷史演變與音節搭配來說，庚三韻系最有可能是重紐，但就共時紀錄而言，如《廣韻》，便缺乏相對的紀錄，所以庚三韻系在中古時已經不是重紐。⁶¹

由林智凱所舉的上古音「陽部」「京」字和「涼」字，到了中古音「涼」字跑到「陽韻」，「京」字跑到「庚韻」。這種音韻分類的變化就證明了上古音同一韻部原本具有一樣的元音，但是到了中古有些字維持不變的元音，有些字卻有了元音的演化。那麼到底是上古音「陽部」和中古音「陽韻」為同一元音都是[o]，或者是上古音「陽部」和中古音「庚韻」為同一元音都是[a]呢？魏鴻鈞與李存智的〈上古「舌尖鼻音韻尾」各部之合韻分析〉針對此點指出：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則擬測a、o兩套主要元音：
aawg > ag (鐸)；oowg > ug (屋)、oowg > uog (沃)，
至於a、o為什麼押韻？鄭張尚芳(《上古音系》，頁163)只提到：「在梵文及緬文中au與o常為同音位變

⁶¹ 林智凱，〈中古漢語重紐、輕唇與普通三等三者交互關係〉，「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21屆年會」(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2013年6月7-9日)，頁16。

體，所以漢語-au對藏文-o不足為奇。」該指出的是akw受圓唇尾影響，有元音高化傾向，先演變為uk（屋韻），再裂化為uok（沃韻），《廣韻》兼收滯古的a和創新的u（>uo），對應到上古形成同聲母、等第卻涵蓋數韻的「重韻」現象。同理，陽部三等《廣韻》既入「陽韻」又入「庚韻」。對此，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頁60-61）擬jaŋ > jaŋ（陽）、jiaŋ > jɛŋ（庚3）的不同；鄭張尚芳（《上古音系》，頁190、231、248）擬aŋ > iɛŋ（陽）、raŋ > ɣiaŋ（庚3）的區別，實際上入陽韻為滯古層；入庚3為創新層，不必在介音上強作區別。⁶²

因此，根據魏鴻鈞與李存智的觀點，上古的「陽部」如擬音為[ɔŋ]，則符合語音統變的現象，亦即，在歷史的語音發展中，一部份的「陽部」字仍然維持[ɔŋ]，但是另一部份的「陽部」字卻因為[o]往[a]變化的原則，而從[ɔŋ]演變成為[aŋ]。所以到了中古音的時期，「陽部三等」[jɔŋ]和已經變為[jaŋ]的「陽部」字分成了二個不同的韻，也就是「宕攝陽韻」以及「梗攝庚韻」。

如李存智所引，夏大兆與沈憶蓮的〈安大簡《詩經》一字多詞現象研究〉中所舉出豐富例證之一，即〈周南·漢廣〉，第三章「翹翹錯薪，言刈言蕪。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其中「泳思方思」的「泳」於安大簡中寫成「羨」。⁶³「泳」為上古音「陽部」，到了

⁶² 魏鴻鈞、李存智，〈上古「舌尖鼻音韻尾」各部之合韻分析〉，《成大中文學報》第46期（2014年9月），頁63。

⁶³ 夏大兆、沈憶蓮，〈安大簡《詩經》一字多詞現象研究〉，《漢字漢語研究》

中古音則被歸類為「梗攝三等」「庚梗映」的「去聲映韻」，擬音為[juan]。如把漢語方言一併納入考量，則「泳」在閩南語泉漳片大致白讀為「開口」[iŋ]，文讀為「開口」[ioŋ]，而客語粵台片卻大致讀為「合口」[iun]，國語也是讀為「合口」[yʊŋ]，與前述「歌部」字同樣也呈現既有「開口」又有「合口」的讀法。而「羨」字在上古屬於「陽部」，在中古音則屬於「宕攝三等」「陽養漾」的去聲「漾韻」，擬音為[jaŋ]，在閩南語泉漳片大致讀為「合口」[iun]，然而在國語卻讀為「開口」[iaŋ]。如此往前推擬構上古音「陽部三等」的話，同樣很難解釋[jaŋ]會演變成[iŋ]、[ioŋ]、[yʊŋ]。⁶⁴

表五、「泳」字和「羨」字的通假

泳：上古「陽部三等」*[ioŋ] 閩南語文讀[ioŋ] ↓ 中古「梗攝三等」「庚梗映」的去聲「映韻」[juan] 閩南語白讀[iŋ] 客語「合口」[iun] 國語「合口」[yʊŋ]	羨：上古「陽部三等」*[ioŋ] ↓ 「宕攝三等」「陽養漾」 的去聲「漾韻」[jaŋ] 閩南語「合口」[iun] 國語「開口」[iaŋ]
--	---

從上述表格看來，上古音的「陽部」擬音為[ɔŋ]，才能夠解釋這一系列的語音發展現象。既然如此，「歌部」和「元部」勢必不能擬音為[o]，而要擬音為[o]的往上推測的音。

2020年第2期（總第10期）》，頁73。

⁶⁴ 李存智於2019年在台大中文系所講述的範例。

綜上可知，語音的發展不是單線而是多線，否則不會有同一個字上古音、中古音、元音、現代音、方言等演變路線錯綜複雜的情況。無論是從上古音「歌部」和「元部」到中古音、到元代音、再到現代音的發展路徑，或者是上古音「陽部」分化成中古音的「陽韻」與「庚韻」，都再再說明了元音[a]和[o]的糾纏。因此，在語音的變化上，高元音[o]會往低元音[a]走，同樣地，低元音[a]也會往高元音[o]走，這似乎已經成為了歷史語音學上重覆出現的規律。「阿彌陀佛」的「阿」字在道場中常被念成為高元音[o]這種現象，雖無法用梵漢對音或者是用語言接觸的途徑來周全地解釋，但它的確符合歷史語音學上低元音[a]往高元音[o]走的語音規律。

但是，這只能解釋「阿彌陀佛」的「阿」字在道場中念[o]的理由，卻不能解釋為什麼「阿彌陀佛」的「阿」字和「阿羅漢」的「阿」字念法不統一。

(五) 完形心理學

如前所述，筆者曾在法鼓山所舉辦的法會中拿到分發的《佛說阿彌陀佛經》的注音版中唱誦本，其中，凡是出現「阿彌陀佛」的地方，「阿」字的注音不是注為Y，而是注為ㄞ。但是其他不是出現「阿彌陀佛」的地方，如「阿羅漢」等等，「阿」字的注音又回復注為Y。完形心理學是心理學重要流派之一，原文德語為“Gestalttheorie”，因此又稱為格式塔心理學。此學派興起於二十世紀初的德國，而大放光采於各方面，包括應用於藝術、建築、教育等等方面，都有不少的學術討論。在簡惠玲、林明寬、林筠嵐的〈格式塔相似性原則：三至六個月

大的嬰兒能利用拓撲性質或幾何性質來群組圖案嗎？》一文中指出，完形心理學可以透過大腦來對所接收的環境來進行被處理資料的同化。⁶⁵ 在此也可同樣地應用到語音方面，如曾杰的〈格式塔心理學對和聲學習的幾點啟示〉，⁶⁶ 亦即，在大腦接受到「阿彌陀佛」四字的時候，為了與念成[uo]的「陀」同協，而產生了同化作用，因此很自然地把「阿」字也跟著念成了[o]。而在其餘沒有「陀」字之處，則因為沒有需要相協的對象，因此大腦沒有必要對其產生同化作用，因此使得「阿」字維持為[a]。

四、結論

本文嘗試結合傳統的佛教語音學與音韻學上新的研究方法——語言發展的研究。「阿彌陀佛」的「阿」字在宗教道場中的國語發音會出現[a]、[o]以及[x]，當犍陀羅語或梵語皆為a時，就無法純就梵漢對音的單一方法來解釋此種現象，因此很容易就歸責於宗教人士口音的影響力。但隨著對於語言本身特色的不同認知，可加入此種語言演變的新觀點來輔佐傳統的佛教語音學，以做周全的探討。

因「阿」在上古音屬「歌部」，中古音屬「歌韻」，所以必須探討它從上古音到中古音、到元代音、再到現代音的發展路

⁶⁵ 簡惠玲、林明寬、林筠嵐，〈格式塔相似性原則：三至六個月大的嬰兒能利用拓撲性質或幾何性質來群組圖案嗎？〉，《中華心理學刊》第53卷第3期（2011年9月），頁275-291。

⁶⁶ 曾杰，〈格式塔心理學對和聲學習的幾點啟示〉，《中國音樂教育》2012年第3期，頁41-43。

徑以及與方言之間的密切關係。同時，因為「歌部」和「元部」有相同元音，所以把「元部」也納入歸整。再者，更有上古音「陽部」分化成中古音的「陽韻」與「庚韻」的例子。這些都詳明在歷史語音學上元音[a]和[o]的糾纏。從這些可以看出，在語音的變化上，高元音[o]會往低元音[a]走，同樣地，低元音[a]也會往高元音[o]走，這似乎已經成為了歷史語音學上重覆出現的規律。「阿彌陀佛」的「阿」字在道場中常被念成為高元音[o]可以用這種歷史語音學上的規律來解釋。最後以完形心理學來補充說明同一個「阿」字在同一文本裡面卻有不同讀法的奇特現象。

另外，有時候傳統佛教語音學無法解決某些梵漢對音無法對上的問題，例如「釋迦」的「釋」字，以梵漢對音來看，「釋迦」的犍陀羅語為Śaka⁶⁷，梵語為Śākya⁶⁸。從佛教傳入中國的漢末到隋唐時期來看，「釋」字皆屬於「書母梗攝昔韻三等」，擬音為[ɕjɛk]，而閩南語為[sik]。因此無論是從當時的漢末到隋唐時期的發音，或者是從閩南語而言，皆無法解釋Śaka或者是Śākya怎麼會用「三等」的「釋」字，這母音[a]、[ɛ]、[i]的差距以及「三等」的特色——介音[j]，或許需要訴諸不同的研究路徑，但因篇幅有限，故不在此討論。

因此，期望從語言發展的觀點能給予傳統的佛教語音學稍微不同的研究角度。

(收稿日期：民國110年2月2日；結審日期：民國110年5月4日)

⁶⁷ Stefan Baums and Andrew Glass, *A Dictionary of Gāndhārī*. <https://gandhari.org/Amidabudhi>, 瀏覽日期：2020/11/15。

⁶⁸ Monier-Williams, Monier 1995, p. 1062.

引用文獻

一、原典文獻

1. 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大正藏》冊54。
2. 清·江永，《音學辨微》，成都：嚴氏敦睦堂刊本，1923年。

二、近代論著

(一) 專書及論文集

■ 中文

1. 王力，《漢語語音史》，《王力文集》第10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年。
2. 王世華、黃繼林、李榮，《揚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
3. 江蘇省公安廳，《江蘇方言總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
4. 竺家寧，《聲韻學——聲韻之旅》，台北：五南，2015年。
5.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6. 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
7. 梅耶著，岑麒祥譯，《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
8.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版。
9. 簡啟賢，《音韻學教程》，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
10.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台北：文史哲，1996年。

■ 西文

1. Ohala, John, "The phonetics of sound chang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edited by Charles Jon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二) 期刊論文

1. 丁邦新，〈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0卷第4期，1979年12月。
2. 林智凱，〈中古漢語重紐、輕唇與普通三等三者交互關係〉，「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21屆年會」，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2013年6月7-9日。
3. 段勝峰、吳文，〈生物語言學視野中「兒童語言習得關鍵期」推析〉，《外語學刊》2014年第6期（總第481期）。
4. 張光宇，〈論條件音變〉，《清華學報》第30卷第4期，2000年12月。
5. 張光宇，〈漢語語音史中的雙線發展〉，《中國語文》2004年第6期（總第303期）。
6. 張光宇，〈論漢語方言的層次分析〉，《語言學論叢》2006年第1期（總第33輯）。
7. 陳秀琪，〈從客家話看古漢語的元音系統〉，「第廿四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高雄：中山大學，2006年10月27-28日。
8. 陳秀蘭，〈甄叔迦與阿叔迦〉，《中國俗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總第15輯）。
9. 夏大兆、沈憶蓮，〈安大簡《詩經》一字多詞現象研究〉，《漢字漢語研究》2020年第2期（總第10期）。
10. 曾杰，〈格式塔心理學對和聲學習的幾點啟示〉，《中國音樂

教育》2012年第3期。

11. 馮蒸，〈高本漢、董同龢、王力、李方桂擬測漢語中古和上古元音系統方法管窺：元音類型說——歷史語言學札記之一〉，《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
12. 潘悟雲，〈中古漢語擦音的上古來源〉，《溫州師範學院學報》1990年第4期。
13. 潘悟雲，〈音變規則是區分內源性層次的主要標準〉，何大安、張洪年、潘悟雲、吳福祥編，《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6年8月。
14. 潘悟雲，〈漢語中古音〉，《語言研究》2013年第2期。
15. 簡惠玲、林明寬、林筠嵐，〈格式塔相似性原則：三至六個月大的嬰兒能利用拓撲性質或幾何性質來群組圖案嗎？〉，《中華心理學刊》第53卷第3期，2011年9月。
16. 魏鴻鈞、李存智，〈上古「舌尖鼻音韻尾」各部之合韻分析〉，《成大中文學報》第46期，2014年9月。

（三）學位論文

1. 張璐，《南通話音韻研究》，蘇州：蘇州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1年。
2. 陳信璋，《南通方言音韻研究》，新竹：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3. 陳曼君，《惠安方言動詞謂語句研究》，廣州：暨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論文，2005年。

(四) 網路資源及工具書

1. 法鼓山聖嚴法師數位典藏：<http://www.shengyen.org/history.php>，瀏覽日期：2020/11/15。
2. 金聖寺宣化上人簡傳：<http://www.drbagsm.org/zh/mentor-biographical.php>，瀏覽日期：2020/11/15。
3. 星雲大師專網：<http://www.masterhsingyun.org/biograhy/biograhy.jsp>，瀏覽日期：2020/11/15。
4. 承天禪寺廣欽和尚生平簡介：https://www.ctbm.org.tw/article_detail/6.htm，瀏覽日期：2020/11/15。
5.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和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共同開發之「漢字古今音資料庫」，陽部：上古音[aj]：<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kaiOrder=2896>，瀏覽日期：2020/11/15。
6.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和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共同開發之「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嗟：上古音「歌部」：<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kaiOrder=2945>；中古音「假攝麻韻三等」[j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guyin?kaiOrder=2945>，瀏覽日期：2020/11/15。
7.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和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共同開發之「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歌：上古「歌部」：<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kaiOrder=3504>；中古「果攝歌韻一等」[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guyin?kaiOrder=3504>；閩南語白讀[ua]、閩南語文讀[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minyu?kaiOrder=3504>；客語[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keyu?kaiOrder=3504>；江淮官話[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guanhua?kaiOrder=3504>。麻：上古「歌部」：<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kaiOrder=2452>；中古

- 「假攝麻韻二等」[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guyin?kaiOrder=2452>；閩南語白讀[ua]、閩南語文讀[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minyu?kaiOrder=2452>「客語[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keyu?kaiOrder=2452>；江淮官話[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guanhua?kaiOrder=2452>。阿：上古「歌部」：<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kaiOrder=1097>；中古「果攝歌韻一等」[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guyin?kaiOrder=1097>；閩南語白讀[a]、閩南語文讀[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minyu?kaiOrder=1097>；客語[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keyu?kaiOrder=1097>；江淮官話[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guanhua?kaiOrder=1097>。陀：上古「歌部」：<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kaiOrder=1096>；中古「果攝歌韻一等」[a]：<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guyin?kaiOrder=1096>；閩南語[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minyu?kaiOrder=1096>；客語[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keyu?kaiOrder=1096>；江淮官話[o]：<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guanhua?kaiOrder=1096>，瀏覽日期：2020/11/15。
8. Stefan Baums and Andrew Glass, *A Dictionary of Gāndhārī*: <https://gandhari.org/Amidabudhi>，瀏覽日期：2020/11/15。
 9. Edgerton, Frankli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Dictionary*,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53.
 10. Monier-Williams, Monier,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al Press, 1995.